



正确地爱自己,便不会为自己而羞耻,真实地爱别人,便不会因别人而感到羞耻,或使别人感到羞耻。

## 正确地爱自己

□维愚



我跟学生说,女生如果痛经了可以找我,我这里有止痛的药片和热水,学生很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我说我痛经不舒服,我的同事对我说:说这个不合适吧?

月经这个东西,是我亲密的朋友,是我难缠的敌人。她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身体状况,我吃冷饮了,熬夜了,咖啡巧克力吃多了,都瞒不过她。她带给我的痛苦激烈而持久,我与她战斗多年,从未摸清过敌方的出路路数。

她是一摊常见的血和人体组织。她是我的一部分。她也是我母亲的一部分。我们,女性,我们的成长和衰老都经由她告知,甚至可以说,她是女性生的一部分,以及死的一部分。

同时,她也是羞耻。她是男性及一部分受男性影响极大的女性心中,极其神秘的存在,因为神秘所以笼罩了一层“不可说”的阴影,好像肮脏,好像下流,好像羞耻,实则一无所知。

我有时觉得,“羞耻”是人本能性的感情,缺乏逻辑,难以梳理。要命的是,值得“羞耻”的事还有很多。

最近学了个有意思名词,叫“好嫁风”。倡导这一潮流的是个名校毕业的女律师,微博粉丝几十万,上到高知女性下到高中乃至中专未成年女学生,类别丰富且全女性。大概是看多了中年人一地鸡毛的婚姻官司,她总是恨铁不成钢地痛斥投稿求助的粉丝丑、不会说话、不会打扮、“不太会”。所谓“不太会”是专指“不会展示自己的魅力”。好嫁风提倡女性要有柔顺乖巧之美,从约会打扮,到朋友圈发照片,都要“立好人设”,精心展示自己,随性打扮,对自己的长相有着盲目自信,是蠢笨的;不懂得问男人要礼物,要充分数额的红包,更是无可救药、没有前途的蠢女人。

在这种全方位的轰炸下,不消说她的粉丝,就连我都感到自卑且羞耻了。虽然平时也爱打扮,但的确不精通,配色不清新、不柔美,有时甚至男装上阵,谈何女性魅力?

当我遐想母亲的大部分时候,并非在想念一个具体的人,倒像设想一种笼统的情,一种被称为天底下最无私、最伟大的情。

## 灯如红豆最相思

□江徐



细心去听,乡村农人的言语当中带有古意。比如他们说生活忙碌又稀里糊涂,就会这样自嘲:“喂,过得都不晓得今朝什么日脚了。”他们不说“日子”,或者“日期”,而是“日脚”。

古人以为太阳是长了脚的怪物,一天天,一年年飞奔着,一直跑到今时今日,继续跑下去,直至地老天荒。

前几天,有人问及今年芳龄几何,我很老实地回答三个字:“不知道”。大概数学没有学好,我是一个对数字、日期很不敏感的糊涂虫,活得不知年月与日脚,常常辨不清自己确切年纪,严重时候以为一年只有十个月。

幸得友人用心铭记,并且赠诗,才没有像往年那样——一天即将过去,或者全然过去之后,才想起自己的农历生日。“江徐大家字敏之,十万文字散玉珠。婉变曼妙秋闭月,西窗一夜烧红烛。”对于“大家”一词的谬赞之最,且不论它,让我深有感慨的是最后一句,由此想起童年一件旧事,也是趣事。

那年,记得是外公七十寿辰,一对大红蜡烛,从中午开始点燃,等到吃过夜饭,亲眷逐渐散去,还剩一大截。农村图个吉利说法,寿辰蜡烛不能半途吹灭,得让它自己燃尽。于是舅舅舅妈小姨姨父四个人,借打牌一边守着蜡烛。

那是春节期间,屋内又没有任何取暖设备,到了半夜,大家觉得越坐越冷,泡一杯咖啡或浓茶,双手捧

过了桥马上进入将军沟隧道,出隧道盘旋而下,就是一条二十多公里的峡谷孔道,这一线都是果子沟。走在深深的峡谷孔道,似乎依然能听见古丝路上马蹄声和骆驼的嘶鸣。

# 向着太阳栖息的远方

——《车轮上的行囊》之八

□黄俊生



赛里木湖风景区南口紧靠G30连霍高速。在进入连霍高速之前,有一条斜斜的小路蜿蜒而上,进入峡谷。这条小路,地图上微不可察,路口有块牌子,上面有斑斑驳驳的几个字和一个箭头:果子沟。

拐上这条小路,差一点怀疑无路可通,直到转过一个山口,眼前豁然一亮,新疆第一高桥果子沟大桥,就悬挂在两座长满松树的山峰之间,而我们站立的地方,则是观赏大桥的最佳观点。

环顾四周,葱葱郁郁,颇似瑞士阿尔卑斯山风光。山坡之上,生长着笔挺站立的松树、云杉,团团白云在山尖上缭绕,让人想到蒙古汉子脖子上的哈达。山腰之下的草地,连连绵绵,起伏伏伏,线条柔软得就像体操女子的身体。远处,果子沟大桥如同一条绳索,晃晃悠悠地系住两座大山,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峡谷。而我的脚下,也许就是被人称为“铁关”的古丝绸之路北新道,由此,北上赛里木湖,南下伊犁河谷,地势险要,风景奇绝。

似乎印证了我的猜想,顺着一直往下的依稀可辨的小路到了谷底,沟谷生长着苹果、核桃、山杏果树,待到春天,满山满沟鲜花盛开,给人带来美丽芬芳和无限遐想,而目下,鲜花已开过。我们选了一个斜坡小憩,吃了点食物,算作早餐。然后,顺着一条向上二十多度的水沟攀爬,进入茂密的树林。水沟有细细涓流,潺潺流淌,越过乱石路面,跌入深谷,水沟两侧生长着几株野杏树,高高的树枝头还挂着黄黄的杏子,可惜树太高,我们只能“望杏兴叹”。选择一块较平的石头坐下,向幽深的山谷探望,阵阵山风吹来,吹干脸颊的汗水,透出丝丝

桃花的美,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,根植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,是中国古典文学里背景一样存在的典故。

## 桃花

□低眉



桃花的静,先开了一朵,然后漫山遍野。它们都静出美来了,这是怎样的一种静。春风十里,她来,她在,一周身的人间,便是岁月静好。桃花的静,不是不动。桃的花瓣明净轻盈晃动,照见人的脸颜和姿影。粉色系的少女心,清澈天真,坦然悬挂在一棵树的枝头。阳光煦照,发出甜蜜的颤抖,一朵朵的美艳不可方物。

“桃花难画,因要画得它静。”这话是胡兰成说的。事情一旦和张爱玲家的这个老胡有了牵扯,就立刻变得谄媚起来,还有点滑稽。但对桃花他也许是真的懂。我是不想调侃桃花的。这对桃花不公平。事实上,我一开始就是想要调侃桃花,好让人以为我是别出心裁。但是桃花惩罚了我,我写不下去。后来,我放下傲慢和轻佻,老老实实,归顺于桃花的美,立刻就妥帖了起来。桃花的美,收服了一颗时时想要作妖但是又坏得不够彻底的心。

桃花当然是一种高颜值的花朵,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,却偏偏要依靠才华,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花朵界的苏东坡。说起来你别不信,它真是一种有力量的花。有些植物,终其一生都在拼着死命把自己全部的力气用在了开花这一桩事情上。等到春事烂漫到一场糊涂的时候,好了,娇艳美丽的花朵是开出来了,力气也用完了。它这一生,立刻就进行到了荼蘼,再也没有力气结出果子来。娇媚的花朵大抵如此。桃花不是这样的。它开完了花,仍然憋着劲头一路狂奔,往结果的路上赶。到了夏天的时候,丰盛的果实挂满枝头。桃花的力量坚持不懈,从开花到结果,从春天到夏天,始终如一。

诗经《周南·桃夭》里尽情表达了对桃花天天的爱慕,把它灼灼的花、萋萋的果、萋萋的叶,挨个赞了个遍,最后还和宜室宜家挂上

凉意,我们不敢再深入,便返回越野车,驶上了连霍高速。

出了赛里木湖隧道,前面就是果子沟大桥,桥上交通管制比较严格。虽然下面是200多米的深谷,但桥面平坦、宽阔,完全没有如履薄冰的感觉。过了桥马上进入将军沟隧道,出隧道盘旋而下,就是一条二十多公里的峡谷孔道,这一线都是果子沟。走在深深的峡谷孔道,似乎依然能听见古丝路上马蹄声和骆驼的嘶鸣。

向前继续西行是霍尔果斯口岸,右拐是大西沟,那里漫山遍野生长着野山楂树,沟深林密,风景很美,往左经惠远镇到达伊宁。伊犁是全国唯一的副省级自治州,辖有伊宁市和伊宁县,伊犁州府设在伊宁市。我曾经碰到两位结伴自由行的女孩打电话预约伊宁宾馆,末了,我问:你们订的是伊宁市还是伊宁县宾馆?两位美眉张口结舌目瞪口呆,不仅迷茫,而且惊讶。

我们计划先去霍尔果斯口岸,再到惠远镇,最后到伊宁县,基本不绕道。

霍尔果斯口岸位居新疆口岸之首,是新疆最大的陆路与铁路综合性口岸,连霍高速公路、312国道在这里终止。来霍尔果斯,如果不看四块碑石就等于白来。第一块是清朝立的界碑,第二块是新中国立的324号界碑,第三块是起于上海、终于霍尔果斯的312国道“4818公里”里程碑,第四块是连接连云港和霍尔果斯的连霍高速“4244公里”里程碑。当然,看完四块碑,我们还逛了避免税店,拾了些便宜货,又在霍尔果斯河边的小镇尝了尝架子烤羊肉串,才心满意足。

从霍尔果斯出来,上了218国道,快到伊宁市,路旁有块指示牌:惠远镇 伊犁将军府,顿时兴奋。惠远镇在新疆乃至中国近、现代史上有其特殊地位,是闻名中外的“伊犁九城”之首。清政府自乾隆皇帝始设

伊犁将军,统辖天山南北,至辛亥革命近150年的时间里,惠远镇有39位伊犁将军在此执政,洪亮吉、林则徐、邓廷桢等,曾谪居惠远。

穿过保存完好的钟鼓楼进城,看到的基本都是新建筑,就连伊犁将军府衙,除了庭院、曲径、回廊、凉亭以及风格粗犷的一对石狮子外,所有古的东西已经旧痕难识。小时候看赵丹主演的《林则徐》,片尾林则徐回望三元里民众抗英场景,欣慰地笑了,转身踏上贬谪之途。当时心问:林则徐被贬到哪里了?及长,才知道林则徐流放到新疆,而且就是离大清朝政治、行政中心最远的惠远城。在惠远,林则徐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安危,注重边防,推行垦荒、修筑皇渠,以“戴罪之身”为伊犁民众谋福祉,至今,伊犁人民仍然思念他,伊犁将军旧衙里,几乎有一半的展厅介绍林则徐“政绩”,还有几乎一半介绍左宗棠。在将军府,我没有文艺范地发思古之幽情,但走出大门时,仍然情不自禁地念念有词: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

伊宁县是南通对口援疆地区,文友丁晓梅的先生在伊宁县二中支教,我们还在去往伊宁县的半途上,她就张罗着让她先生给我们安排住宿、安排接风。新疆的太阳要比黄海之滨晚两个小时下班,我们进入伊宁县城时已华灯初上,于是,就一脚直奔“南通楼”。

南通楼是南通援疆办所在地,亦是南通援疆人员驻地,与伊宁县宾馆同在一个大院。当晚,我们住进南通楼,恰巧援疆工作组组长陶荣龙先生出差了,我“鹊巢鸠占”被安排住进他的房间。伊宁县中书记赵颖和校长陈曙梁召集几位南通援疆干部陪我们喝酒,这一晚,在浓浓的多情与亲情的包围中,我醉了……

在随后的几年里,我数次重访伊宁,都宿在伊宁县宾馆,每次站在宾馆台阶上仰望南通楼,总会想起那一晚的情景,想起陈曙梁校长的话:“最大效率地发挥援疆教师队伍的作用,提升新疆教学水平,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。”

年级的时候,我偷看过一本武侠小说,梁羽生写的《萍踪侠影》,云蕾在桃花林下练剑的画面,已经成为我审美世界里胎记一般的存在。人到中年,我仍然以为云蕾是中国最美的女子,张丹枫是世上最痴狂的公子侠客。至今念念不忘,找来重读一遍,却没有了初读时候的那种况味,幼学如漆的影响真是不得了的事。那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琼瑶三毛还没有流行,金庸古龙也没有出名,正是梁羽生笑傲江湖的时代。封闭的家长们视这些野路子的书为猛兽野兽,我爸爸买一本这样的书自己看,竟然还许我偷看。

桃花的美,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,根植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,是中国古典文学里背景一样存在的典故。我看过一篇有趣的学术报告,里面说,中国的成语总数约有三万七千多条,其中有八百多条以植物为组成内容,共使用大概一百二十种植物名称。而这些植物成语中,出现最多的植物,是桃。挺桃派也好,反桃派也罢,你首先得承认桃花的美,后面你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,无非就是臣服或者起义。而这一切,都说明你曾经归顺过。

桃花这么美。所以赞美桃花就没什么意思了,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天赋的人,很多良心不好的家伙选择了起义。大概是从宋朝开始,桃花的负面新闻渐渐多了起来,它变成了“妖客”。明朝人更是“桃价不堪与牡丹作奴”,以媚娘喻之。今人对桃花多有不公,他们把有些不堪的感情,叫做烂桃花。瞎子们给人算命,说到婚姻的时候,就问桃花运有没有来。

作为最宜室宜家花朵,桃花从上古时期一路走来,却遭受了你们如此轻佻的戏谑,这真的好吗?桃花的内心受到了一点暴击,但是对此对此不置一词。它仍然在每一个人间青年必须恋爱成家的日子里准时回到人间。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,和他们一起参加到这个起义的队伍,我不忍。但是,同时作为一个有风骨的人,继续对桃花进行赞美以至于到达跪舔的程度,我不屑。

那么,我该怎么办呢?